

說郛卷第三十

蜀道征討比事

宋袁申儒

監四川  
總領

軍法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于邵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全軍俱發敵兵距陣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擡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兵

首領僞爲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寔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軍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檢手五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一營隊十隊兵衆屬者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中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雋永錄 三卷

寒食詩

寒食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戀春春亦不多時兒孫只解花前醉

青冢能消幾箇悲

此賈林經平車于德祐元年上丘墳回至集賢堂所作豈非亡國之靈歟隨抄

海鯨行

鮮于伯幾經歷海鯨行云至元辛卯之季冬浙江連日吹腥風有物宛轉沙泥中非鼃非鼉非蛟龍神物失勢誰爲雄萬刃剖割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內日月涵虛空汪洋浩瀚足爾容胡爲一出蕩忘返糜軀鼎俎蝦蜆同嗟吁人有達與窮無以外慕戕厥躬古來妄動多灾凶

風之始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蘇欽拾  
笑集

巴家富詩

李黨學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亦安之戲嘗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

不收夜來深驟富新月掛銀鉤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窗下啓緘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來歲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人學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于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然後肴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

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賦一韻且各刪潤雕改西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然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于害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行笑語欣然唯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及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溢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是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惜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廊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于是二子交相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忿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爽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嘆

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龍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

記其姓名云

夜讀律

拾遺記 十卷

晉王 嘉 字子年  
禮西人

### 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龍繞神母久而方滅卽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上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週天今叶以天時庖者包也言包含萬像以犧牲登薦于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伏羲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于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炎帝神農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

軒轅皇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  
厭世于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烏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  
館于其下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升遐後羣臣  
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  
皆質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水而晝游經歷  
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  
降于水際與皇娥譙戲奏嬾娟之樂遊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  
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  
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

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琴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  
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蒼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  
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  
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  
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  
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  
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少昊以  
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有五鳳隨方之色集于帝庭因  
曰鳳鳥氏金鳴于山銀湧于地或如龜蛇之類或作人鬼之形有  
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  
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  
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紋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眎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于鄒屠之地遷惡者于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朧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濯蕩其光不滅

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然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風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灾羣惡不能爲害飼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洒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戶之間則魍魎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于牖上此之遺像也

###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于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于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

###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作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脩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遭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鼃鼃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之靈化其事亦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說並略記焉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年而生契祚以八百年叶卯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傳說賃爲赭衣者春于深岩以自給夢乘龍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

玉帛聘爲阿衡也

師延

原書無此題於此條上據傳說二字當誤又案上條末傳說云云當另一條且當移傳說二字據之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當軒轅之時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時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于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象其形立祀不絕矣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

狀如丹鳳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旂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旂則其類也事出大  
公六編武王使畫  
其像于幡旂以爲吉兆今人幡信皆爲鳥畫則遺像也

### 周穆王

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  
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  
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  
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鷄遠烟而噪或集子  
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故  
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卽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  
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鳥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鳥

則其類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于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尙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于吳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

光一名修明

之即四施鄭也

以貢于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爲簾

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于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地門內有朽株尙爲祠神女之處

### 燕昭王

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

### 秦

秦始皇時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粥之以相養或備

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途行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教以千世出俗之辨卽探胸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音相近也

漢

漢成帝以三秋閒日與飛燕戲于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于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梧桐木爲虬龍彫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柁柁及觀雲棹水玩擲菱葉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伏飛之士以金鑲纜雲舟于波上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福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尙有避風之臺卽飛燕結裙之處



哀帝尙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塔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舫以遊漾使宮女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帝盛夏避暑于裸遊館長夜宴飲帝嗟嘆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草以爲湯宮人以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于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

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縣明珠于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廚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

魏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獻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宦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卽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下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尙溼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

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吳

孫堅母姬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于翼軫之地鼎足于天下百年中應于異寶授于人也語畢而覺且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焉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况

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妬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試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維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晉

晉武帝時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好讀書嗜酒常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嘆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麩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于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于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于胡中得之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

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侍人  
美豔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後  
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  
朽于是彌見愛寵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石崇受譖浸之  
言卽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花誰不  
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  
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  
止

諸名山

崑崙山有靈藏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  
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  
萬里廣七萬里方丈之山一名辯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瀛洲一  
名魂洲亦名環洲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退迴千里岱輿山

有員淵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  
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  
如星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  
石絲竹之聲徹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于水濱故云瀟  
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

雲谷雜記

十卷

宋張

溟

字清源  
單父人

### 臚句傳

叔孫通轉羣臣朝十月儀設九賓爲臚句傳按字書聲絕爲句外  
此無它義云臚句傳者卽臚傳也句字乃衍文故史記注但云傳  
從上下爲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爲二事云上告下爲臚  
下告上爲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爲衆則臚傳蓋  
衆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又莊子有大傳  
臚得之語此最可據以二書証林說其妄可知矣

紫蓋黃旗

吳書陳化使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于東南故有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余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于是釋然因而知讀書不厭于多也

玉帳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于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句則云見空留玉帳術注然玉帳術謂之兵書則可句中無術字則不當引前事蓋洙與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其直使之游宮或居其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于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于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戊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戊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爲傷火氣也火之



氣于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但無它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紀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夭物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爲炭可無疑也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書之時略不致審遽任意胡解殊可恨不韋之書漢人于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爲月令如班固律曆志中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惜哉

書後押字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全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

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尙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卽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國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于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却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尙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以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太祖達生知命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略盛烈豐功刻之琬琰昭若日星已不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卜山陵于優游預暇之日處分大事于頃刻談笑之間此是唐虞以來未有之也初太祖生于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劓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達寢議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卽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卽此乃朕之黃堂也以向得石馬埋于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于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人曰真無與祖宗三人者每

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于杳冥之間作清微之音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多澤徧訪之或見于轅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西洛生醉坐于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卽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語生曰吾久欲見汝決尅一事無它我壽還得幾多在生日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夜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見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

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好  
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  
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于柩前卽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  
罷聲慟引近臣環扈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二事可謂夔  
絕前古而實錄正史雖粗載登闕臺發矢事而極簡略至顧命之  
詳則皆不記雜見于它書故特表出之

上祭于畢

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  
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予按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  
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  
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証

宰予之枉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司馬貞素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云李斯上言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于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恆之亂恆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尙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因殺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鷓夷子皮

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  
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矣要  
之由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考諸  
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闕止遂至子誤東坡則據李斯之言以  
宰予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闕止而未免以李斯劉  
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  
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  
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國語及蠡傳可攷其妄已不  
待言李斯之言正由一時承襲之誤爾索隱古史謂爲闕止然無  
確然之證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之惑也予按左傳哀公十四  
年齊簡公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憚之

成子陳恆之  
字也陳敬仲

如齊以陳爲田氏曰田恆漢  
文帝諱恆故史記以恆作常

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弗

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

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以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嘆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于孔氏弟子之手多爲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病之矣宰予之事正所當攷者略不致審信筆記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羅誣謗謂之良史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尙以宰予爲常所殺是宰予猶死于非命也以今所考常之所殺乃闕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于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于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于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于後學隸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欸因得槩見于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神道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

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  
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咸圍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  
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  
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于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  
廟之路也

### 飲茶盛于唐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  
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  
卯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武一作郡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  
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  
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澀豈復可作羹飲耶  
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  
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下益知飲

茶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興元初雖詔罷貞元五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乃與鹽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已倍于唐矣

門下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鸞桃

櫻桃亦云鸞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鸞桃鸞所含食故言含桃鸞桃二字頗爲雅馴而前輩罕曾引用

木劍

近世官府驕徒所持假劍以木爲之號曰木劍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

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于劍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遺此皆假劍之始然施于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爲輿衛之飾

溫公得人心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于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祀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

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不稍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此兒童詢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溫公者蓋千載一人而已

###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于何代因讀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齋鼓于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闕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搥登聞鼓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搥登聞鼓乞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搥鼓公車上其表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有枉屈詞訟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搥登聞鼓是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于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爲銘于龔籥曰教寡人以獄訟者揮鞀二事當爲

登聞鼓之始

壽山艮嶽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工培其岡阜使少加于舊已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卽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于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諸民搜岩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劄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託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

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  
朱勛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燧萃天下之伎藝凡六歲而始成  
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  
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  
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觀悉見毀拆官不能禁也余  
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始末如此每恨其它不可得而詳後得徽宗  
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岳者森然  
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亡云御製艮岳記曰云于是按圖  
度地比徒嵬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  
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卽姑蘇武林明越  
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蛾  
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  
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麗東西相望前

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後溪面傍隴連緜面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  
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成蹊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  
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內闕如半月是名書  
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  
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峩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  
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嚙嚙  
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千里面方廣無數十  
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有禾麻菽  
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  
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緜亘數里與東山相  
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沼灌龍峽蟠秀練光  
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  
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



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  
兩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  
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嶝道盤行縈曲捫  
石而上旣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  
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  
巧怪嶄岩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閣西行潺  
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  
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翳鬱仰不見日月有勝筠菴躡雲臺  
消閑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而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  
自山蹊石罅拳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間樓觀喬  
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凋四而周匝徘徊  
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

平夷也又不知郭寶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  
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  
作壽山艮岳于禁城之東陬詔閣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  
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  
奪天造石皆激怒觚觸若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  
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旋斡  
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駕棧閣仍于絕頂增高榭  
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  
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地爲溪澗疊石爲隄捍  
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露蜂稜如削  
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于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  
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  
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脩崗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

丁香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上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徙東西側柏枝榦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坂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木而異榦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岳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璠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聞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椽椽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

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闢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籠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岩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日曰濯龍澗漾春陂桃花鬧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前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于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爲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如敬天威或奮然而起又若撻取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于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

神運峯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弟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抽烟輝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藹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疊玉積玉藪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津淡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嶰小峰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烟谷滴翠岩搏雲屨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實于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實于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于壽山艮岳之上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

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西民廢之矣

聯句所始

漁隱藜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聞  
闕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  
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  
開闢則非也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于漢柏梁臺  
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亦皆有是作亦不特謝  
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奉勅撰平  
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疋與臣  
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

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  
撰章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疋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于陸德明  
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之見獨本草  
燕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爲據也

### 關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  
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  
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漢壽亭侯此必羽物遂留長沙  
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  
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西而未  
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于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傳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稱臣呼卿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



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  
藺相如全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  
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  
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呼萬  
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  
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匡  
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釀酒勞饗  
軍士皆伏稱萬歲王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  
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  
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上之祝也

崔豹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搶攘時能  
自見于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間冠而方履飽食嬉戲

亦足愧矣余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是時人故不免于誤

###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日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于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于唐也

### 劉歆顏游秦有功于漢書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定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亦小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

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于漢書多矣今人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秦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秦事唐史略載于師古傳末其詳則見于顏真卿集也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于琳也以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矣又司馬相如喻蜀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起于陳琳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于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于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云見于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

也

魚雁傳書

陳勝吳廣皆舉事因卜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烹鯉得素書雖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奴昭帝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言武實在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二者皆出于一時之僞後來遂以魚雁爲傳書之實

黃庭經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條西清詩話云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換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

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  
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  
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  
梁虞穌論書表云山陰曇礪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  
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  
奉于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  
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  
卽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  
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  
之攷正耳至唐張懷瓘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  
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  
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韓退之第云數紙尙可博白鵝  
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攷之其

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于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作也卽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余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于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于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

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爲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于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

又

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謂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迹故在既可以見其爲

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弟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不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者也

###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注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余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窗雜錄有異竹篾長百尺餘玉篇云箐竹可爲舟龍公竹及箐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



哉

佛書

佛書見于中國世謂起于後漢明帝時今攷之明帝之前已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

十二人已在佛經

今世傳列仙傳佛經字多作仙經惟梁劉孝標注世說殷中軍見佛經事全引此文隋顏之推家訓所引列仙傳贊亦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方

知仙字是後人以意易之

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

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

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

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

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未遣

使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傳毅對明帝所言何從得

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

所據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唯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灰卽布種于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人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彧非也田豫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于魏書本傳

燕脂

燕脂今或書作燕支又作烟支烟脂然各有所據中華古今注燕

脂蓋起于紉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燕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亦謂爲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之燕支粉北戶錄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其花作燕支婦人妝時作頰色殊覺鮮明匈奴名妻作闕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 孝宗聖德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卷謂帝后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附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于會稽民間塚墓有附近者往往多徙之他處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 干姓

干干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犢晉干

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邗周武王邗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干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記周禮注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

##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兩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卽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嘗牧羊忽爲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伏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往來賦詠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 諡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爲諡者行之迹也累積平

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有諡今考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趙佗自稱爲南粵武帝蜀杜宇自號爲望帝此固顯然自爲號稱者也若周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倬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諡爲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樹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弟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循襲不考之過也紹興上虞

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于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爲郡幕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然故賦中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于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初不知封松乃在泰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于致審遂以爲實予嘗過其處見道旁有古石塔有刻字尙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于此孝感上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西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

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脩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悞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脩韻略事旣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脩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小學幾至于廢絕遂摭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 堯九男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

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則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戲于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卽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氲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章職方乘云氲晉州神山縣人隱姑射山開元七年召至長安見玄宗于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氲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開玄宗意其爲氲



驛召之果氲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年歲今人好圖其像者卽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豫章人立祠于洪井洪崖遂至無辨

### 阿堵

嬾真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故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耳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安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且若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字名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騎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于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人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明禁暨光武卽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複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于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駒駮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泰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此數人者出于芻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于書傳中今可考也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勁者名齊物論

蔗字

東觀餘論跋右軍甘蔗後摹本云蔗似竹于文從焉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艸部注云諸蔗也玉篇有蔗字在竹部音失御切方筐也集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箕屬是蔗與蔗自古兩字右軍正誤黃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蔗字見于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避忌諱字

晉宋以來士大夫多以父祖名諱爲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至于迂怪可笑齊王亮父諱攸遷晉陵太守沈瓚之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瓚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

爲攸字當作無散尊旁犬爲犬旁無散尊

太平御覽載此云當作攸旁安犬  
猶爲犬傍安與今南史小異

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跣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去  
北齊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  
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此與瓚之甚相反然觸觸生之稱  
此尤迂怪可笑也

說郛卷第三十終

說郛卷第三十一

紫微雜記 一

宋呂東萊

賭新法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爲汝改某事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何宗韓詩

神宗朝蔣堂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有狂士何宗韓上堂詩有截斷劍門燒棧閣此中別是一乾坤堂憇遽下宗韓吏繳其詩待罪一日上問政府何宗韓事如何諸公對方欲進呈此本狂生欲請諸州編置可也上曰不可如此窮措大爲飢寒迫所致與一不

管事官遂授鄧州司士參軍仍賜袍笏

晁伯禹詩

晁伯禹 載之 學問精稿少見比常作昭陵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

晁之道詩

晁之道 詠之 西池唱和云旌旂太乙三山外軍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花前團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家禮

呂氏舊俗母母受媵房婢拜以受其主母拜也媵見母母房婢媵即答拜是母亦尊尊之義也母母呼媵房人並斥其名媵呼母母房稍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來即呼後來者名後來者呼爲姐母母于媵處自稱名或去名不稱新婦媵于母處則稱之

作文引事

老蘇嘗謂學士作文引証事實猶訟事之引証見人引一人苟得審諦不須更引或一人不能証之不免共引

司馬文正所以不樂東坡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窮東坡一日謁之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語

盛服赴宴

富鄭公每赴親賓宴集未嘗不盛服而往以享主人之厚意

侯鯖錄

八卷又見三十九卷當併入此間

宋趙令時

字維翰號復齋

文選古詩云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注被中著綵謂之長相思綵緣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

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出文選第五卷

正俗云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答曰禮云魚

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像水池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瓊亦有爲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况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

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紅綠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閩州有三雅池出潘遠記聞譚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杯盞上各有篆字一云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余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錢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一注斗云次曰仲雅七注升云小曰季雅五注升云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



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于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械之貴易于藏隱

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册也魏彌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相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爲公狀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蠟猶封繫臂紗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紗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哭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更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照泪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艸皆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嬾嬾如素領固應新月學纖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

似別離樽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燕脂北城月落烏啼後  
是孤舟腸斷時

孫賁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東坡書扇坡題云坡翁當年笑溫  
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願時時說李陽公素昔  
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  
帖于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東坡  
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  
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  
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  
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莒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墻歸來無

處剩淒涼漢皋佩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汨臉補痕勞癩髓  
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  
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  
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泪章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  
委芳心與蜜房

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酒顏師古云字當爲禩  
音機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醕梁髮晞用象櫛進禩進羞工乃升  
歌鄭康成云沐醕必進禩作樂盈氣也此謂新沐醕體故更進食  
飲而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  
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

記物

舊學云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  
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綫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无氣義丈夫爲餌丞相竦然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錢宣武有士人遇于中道避不及爲前驕所拘紳鞠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于帝都尙書未尊于天子公失色使去

王彥伯醫名旣著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之而去効者各負

錢而醉不來者亦不責之其長者之流歟

千金方有王彥伯方

唐吳人顧况一見李鄴侯如舊相識待以異禮及鄴侯卒况感其知詠海鷗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爲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鴞奈爾何遂爲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荊州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南宮縣君錢氏詩云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三臺陸翹鄴中記云魏武于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辭語勝理旨大似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藉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行雨格高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因燕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殷動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茲稍稍有期約五月蓮航並釣行

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燕婉各恨從來  
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慙離慙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雞  
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猜前年南圃尋  
芳卉小憤不勝投袂起官司乘豐作威稜督促倉皇出閭里瀟瀟  
風雨滿長堤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吏向城東泣淚寄言心欲  
死願郎日日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終世事難  
憑何若此郎聞此語痛莫深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爲爾偶成章  
便欲械之託雙鯉

闌楯王逸注云縱曰闌橫曰楯楯間子曰櫺闌楯殿上臨邊之飾

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鈎欄是也

沙門玄  
應撰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  
土空縑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馮夷者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畔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

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南河溺而死一云渡河溺死

出莊子大宗師第六

卷義注中

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

愁憂也集韻楊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予廣利王來請端明余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觀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冠劍而出從者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歎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

在人世少間出鮫綃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主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旂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繁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或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一名倡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藝圃折中

六卷

宋鄭

厚

莆田人泉州觀察推事

湯武非聖君伊周非純臣孟子非賢人楊雄非君子成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湯武之罪也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自解此伊  
尹周公之罪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  
弑君三宿出晝于予心以爲適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  
孟軻之罪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此楊雄之罪也

### 湯武

君天也父也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潦旱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  
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鳩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  
之累于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  
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曰誅一殘賊而拯  
億兆于塗炭行大義者不卹小節與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不思  
甚也爲湯武者能保其子孫皆賢明仁聖否乎如身後之付不可  
必盍亦姑忍是時冀其將來矣何遽爲稱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

之心使殃毒之流紛紛如也蜂蟻之有君其羣不敢攘而代之分  
數定也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夏書成  
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使湯禽獸也則安而有之若猶人也惡  
得不慚夷齊饑周而餓死君子曰義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  
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所知也愚夫編民且不曉此  
特以根夫納民心者爲是說

伊周

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爲後世法也跖犬吠堯各護  
其主臣無二心天之致也伊尹去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險迹  
同姦謀使兵家得引爲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夷羿唯  
阿耳此豈人臣所當爲者哉冢宰居攝召公不悅非謂敢遂有之  
也亦意其啓當時之釁開後世之端爾是以効伊尹而不得盡其  
心者爲霍光効周公而不得盡其心者爲王莽董卓曹氏代漢司

馬代魏劉裕代晉紛紛至于五代未嘗不託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以爲後世法也萬章之于伊尹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歟愚子周公亦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任固可代歟

孟子

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之叛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然終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桓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道業庸可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蓋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爲湯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而安明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

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免于蘇張范蔡申韓蕭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拂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于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楊雄

謂菽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姦也楊雄以法言僭論語以太玄僭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絕之毋乃太甚此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効老成拜揖趨踰以効賓主羅蜃列瓦以効俎豆長者見之特一笑耳何足深罪哉惟符命之作非大姦則大愚清淨寂寞者爲之乎

孟子

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惟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孟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由反掌開闢以來無是理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以之它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翼齊王呼已而還其舊直又是市井販婦行鬻魚鹽果菜之態也京師坐鬻猶有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飲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飢也睨睨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古今未嘗無小人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軻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雪景風時雨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美稗鈎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鱗鳳而鷗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

神

足履平地徑尺而廣半互而進之亦如是而已今置棖桷于平地乘而履之已飢飢而不安移而爲澗溪之梁越者必股慄毛寒汗溢氣奪又移而駕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之外廣狹何與焉而安危相懸者履生于視視生于氣氣生于神貫蝨承蜩操舟運斤非絕人之巧一其神也則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圓也賢人不惑其神藏也高人不望其神守也聖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奇常無實狀好惡無實情舉世皆嗜癡逐臭則熊掌芝蘭必以爲可惡大地皆

金瑰珠玉而瓦礫者不多得且不常有勢必以爲奇情與見移見與境奪幻妄顛倒可勝慨耶

鬚眉髮

鬚眉髮皆毛類分所屬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鬚屬腎水也故下生眉屬肝木也木旁敷故側生貴人勞心故少髮婦人宦者無勢故無鬚癩者風風盛落木故先禿眉

詩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游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陶淵明逸鶴狂風閑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漢孤鶴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艸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

無聲樂

僕在童龀與同隊行笑令曰無聲樂其令以十數輩環立相視笙  
簫鼓板雜部各司其一無其器而有其狀其手之所指口之所擬  
身之所倚足之所履儼如其部之器瞪目禁聲先笑者犯大抵笑  
者不惑人之狀亦自惑其狀曰是何等作爲貌像耶此笑機所以  
暗發而不可禁也然亦多輕佻者犯沉重者免僕素非沉重者而  
率當不犯每記當是時亦有道處之方其將作此態也先定想于  
胸中曰此予之平時手足口體也今變動而爲是耳而又何足笑  
哉又能目寓而神不管形接而心不隨常將以此自免輩類且仿  
之嗚呼壯而長也能守此道以涉世何憂患之能入哉

王介甫

小兒嘗拾一錢于道左明後日之來往于得錢處常惓惓焉意其  
復有也王介甫見周人書放井牧施舍散斂致太平段得政欲乘  
其轍嗚呼兒真癡矣夫



東齋記事 十卷

宋范鎮 蜀人

昭憲太后 劉尚書渙嘗言宣祖初自河朔南來至杜家莊院雪甚避于門下久之看莊院人私竊飯之數日見其相貌奇偉兼勤謹乃白之主人主人出見而亦愛之遂留于莊院累數月家人商議欲以爲四娘子舍居女婿四娘子卽昭憲皇太后也其後后生兩天子及天下之養定宗廟大計其兆蓋發于避雪時也聖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三帶 錢俶進寶犀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一觀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狀元給騶從 大中祥符八年蔡文忠公狀元及第真宗視其狀貌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宰相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給騶從始于此也

蛇精 有諫議周恂者知安州一日宴園中園吏見大蛇垂于闌楯上就視之乃周恂醉而假寢也于壽亦嘗言周恂相法爲蛇精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卽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同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賢女 劉從德卒錄姻戚廂僕七十餘人尙書刑部員外郎知雜事曹修古言其恩太濫章憲怒降工部員外郎通判杭州改知興化軍卒無子修古廉潔家貧有以致棺斂者其女慟哭曰奈何以是累吾父邪不受人以爲非此父不生此女也其從子僅知封州拒儂智高力戰死

此條今  
本未見

自親婢疾 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它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王氏

不許親爲煮藥致食膳左右爭勸止之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王氏之子黎詢錚嘗與予同舉太學爲予言儔侏其孫也

官家鄰人 太祖一日御後殿慮囚內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鄰人太祖以爲燕薊鄰人遣問之乃言住東華門外太祖笑而宥之誇則不足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而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戲謔 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諛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于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游子弟皆服白欄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坐而大慚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欄衫也蓋見

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灸女面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異域生女者無妍醜必灸其  
面至今其俗猶然

文昌雜錄

六卷

宋龐元英

南安人官  
主客郎中

養珠法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  
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  
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卽成真珠矣

治骨鯁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  
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魚鯁也後見  
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予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予傳治  
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而東誦

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

製藥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于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罇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玉龍膏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鳳子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予讀唐韓渥詩有鵝兒唼噠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藥樹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庭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自坐朝衆察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有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語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樽酒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

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洞庭柑橘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霜雖多却不能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闢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耳

司馬地室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庵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庵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于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高麗貢日本國車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 降賊脚色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于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有項云一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 煮浣油衣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帘幕損蔽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尙方染以雜色別爲旗幟焉

### 袴褶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五品之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綠褶九品



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爲之綱屬音引急也帛爲褶褶袷也  
鄭云單爲綱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  
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  
世服以從戎隋制纒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  
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 引隍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人緇衣執鞭  
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音黃 隍又音皇按說文  
小兒擊引隍其泣隍隍至階一人執  
青儀囊不隍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  
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隍之比也

### 公主賜諡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諡曰莊穆公主賜諡始于  
此也

唐朝殿種花柳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市井

世言市井市塵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塵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之者也

捺鉢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彈甘蕉文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竊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艸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聞照乾光弘普罔陰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其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兩艸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于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避父諱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招權傾金錢事貴人趙同等漢書同作談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梁四公子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名闔音反方孫原人一人姓讒音名杰音天

齊人一人姓麤音名贛音浩澧人上音一人姓仇音名胥音五阮

人昭明太子曰蜀出揚雄蜀記闔出公羊傳讒出世本字亦作簡

出三齊記杰出竹書記年麤出索緯隴西人物志贛出世本及廣

雅仇出太乙符胥出史記孫原熒山名浩澧洮湟之間二水名五

阮雁門也

談藪 七卷

宋龐元英 號夜竹翁

王公衮字吉老宣子尙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衮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衮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衮謝罪公衮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曰云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衮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衮性甚和

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王公宣子在太學時中齋與芮公國器同序俱治書相得歡甚暇日偶相言代言之體當使深純溫厚如訓誥中語而近世文人駢儷磔裂吾輩它日秉筆鑿坡當力革此弊已而各登第又二十年王公以次對帥潭芮公爲中書舍人卽爲詞云十國爲連連有帥疇茲俾乂厥唯艱哉以爾有猷有爲有守率自中剛面無虐寬而有制庸建爾于上游藩輔往哉惟欽其有弗若干汝政弗化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則予一人以嘉因寓書王公時中之約今幸償之王得書欣然者累日

此三條今本未見

劉煥婺人有聲上庠登第後道州教官到任未久哭妻哭子繼喪其父友生爲作黃籙青詞云卜商失子方深舐犢之悲潘岳悼亡遽起離鸞之恨將返二喪于閩里尙沈孤迹于江湖藐無縮地之由崇降不天之罰

宣子自潭移帥揚鍾君錄必萬作樂語云長沙萬人傾國出攀戀雖多揚州十里捲簾看迎望已久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奩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嘗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惘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郡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槩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持要坐葉丞相談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

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曰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岳珂肅之侍郎數歲時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錢處和參政好飼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輒以大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羣鼠累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爲常泊遷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怪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憲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伎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妾全出素妝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

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量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有此樂賓  
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錄居暇  
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歎亦出家姬侑席笑語王曰家兄有言不  
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  
居獨不愧于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它日復爲娼造鴛鴦樓  
象山聞之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  
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英靈之氣不鍾于世  
之男子而鍾于婦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興遂不  
告而行娼追送江漭泣涕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  
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  
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于我心付與旁人可希孟與鄉人陳  
伯益好相調戲伯益而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壁



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鬚不仁侵擾乎其旁而巳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面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旁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于是以兩句詠其名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真衣皂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卽離而歸乃適詠時尙武弁不數年以秦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直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脯繼德老親文亦厲氏婿碩人從父妹也憐

其老且無聊招至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  
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蒼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于此豈  
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翻覆不可料  
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新不然  
詠銜怒帥越時德新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所己竟不  
屈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新州  
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  
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遊西湖畫船花輿偏覽南北二山之勝  
末乃宴于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  
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  
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命俱爲  
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也

贛妓朱雲楚字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遜可爲守嘗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俾客屬對皆莫能楚輒曰妾有對乃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露絲飛趙大奇之

豐宅之赴南宮偕數友小飲娼館一娼美而豔豐悅之數調微詞娼亦相和答忽摘豐起曰君非豐運使郎君乎豐曰然曰君嘗于某年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舊置酒召君乎豐駭然曰汝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爲君言復就坐睇豐不慙舍豐疑焉飲罷與友別復造其室娼欣納之因叩其故娼悲泣曰某司理女也先人到州不幸病故家貧無以歸葬母氏鬻我于人展轉至此數年矣噫召時從屏間窺室風采坐客何人肴饌何物歷數不遺已而又慟哭豐勉之曰事已然無可奈何吾當試與汝道地翌日徑謁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笈中錢得二十萬願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奪以俾豐復斥庫緡五百盡費之費遂改嫁爲良

人妻

樓叔韶鑪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語叔韶寂寂不自聊  
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  
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借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  
率出城買小舟延緣葦間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  
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艸楚楚然友欸于門卽有小童  
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  
揖客曰久別甚思欸接都不見過何也問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  
偕坐欸語片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二君餒乎便  
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  
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撤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  
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反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  
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

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妝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奴佼好杯行美入更起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恂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蹙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卽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製作尤邃巧簾幙蔽虧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小山蕪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如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出門鄭重而別由它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言亦許尋舊遊而樓用它故亟

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願况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子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客來苑中又于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願况聞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卽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曰

與盧渥詩同

其四玉溪

編事侯繼圖秋日于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  
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搨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  
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余  
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流紅記最  
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  
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掃花遊云隨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  
醜詠落花云飄流處莫趁潮汐二恐斷紅上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  
晟樂府

王中行字知復國子司業述之子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幕  
時李公大異爲帥常誦老杜天吳紫鳳之句問坐客曰天吳水神  
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何書客皆莫對王獨曰按後漢戴  
就被收獄吏燒鋸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揖字詁鋸音

華又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華音李公稱善衆亦服其該治知復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姚江跨江爲邑自南而北必喚渡以濟邦人議立橋久不就司業捐館時積錢百緡知復不它費獨力成橋遂爲一邑偉觀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模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摸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成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生人家遭此者皆拆裂傾陷屋宇如掃然析之爲板其利甚溥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



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挖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沈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嚴州壽昌縣道傍有朱買臣廟廟貌甚設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有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它念直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浦城雕花蜜蔗爲天下最冬瓜柳穿魚引之長三尺壽架子臺坐假山龜鶴壽星仙女皆冬瓜也三台梅者三顆共蒂四輔梅亦然雕刻精妙天慶觀所售尤佳皆道童爲之

謙之云魏府之隸呼馬子爲肥匱豐樂陳氏呼滓斗爲骨鉢

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峰馬上遙見山中草

木蠹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瀟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羣呼跳踉而至扳緣頭目胸項手足滾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朱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芘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處必生蟲久則徧體瘡爛以至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又見道旁民家有侏儒女僅長二尺政如冬瓜中插手足坐而緝麻有頃老媪抱嬰兒來侏儒女接取披其胸乳之間則媪之子婦也已而夫歸乃長六尺餘甚雄壯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于浙中尋

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鑄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窗下光燁燁然不勝怖急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顛仆床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時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鱗死矣捕賴及家人鞠問具服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柔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絛解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湧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少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

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其方以備緩急僧云和尙有命豈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已起單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黃院子有與孫善老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丸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閣久病瘧遇熱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

加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  
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  
力減于北故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得軟  
脚病疼楚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  
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而  
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溼  
之理特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效易  
矣其伎大略奇驗如此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  
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  
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  
來學者麼蟾蚌螃蟹與烏螺知它放幾多有一物是蜂窠姓牙名  
老婆雖然無奈得它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而歸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七首極利寢則枕之它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丘宋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朮也

滄州令朱都延往桂陽託趙守市沙板未言產沙板地名沙甫洞羅址洞羅浮江漿村龍查上坑夫村取板皆貧民下戶率一二十

人請財主出木裹糧入深谷結茅舍宿食每日四散用鐵椎插地探板謂之探寶或卽來得或一月或數月在財主福分耳財主呼爲糧甲頭亦有空費糧食訖無得者木有三等上者價十倍常板次曰秋木次椽木但有鷺鷥糞鷓鴣斑爲上板出下江道路之費倍于買價大略如此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墻似可越被酒試逾以入則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亭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妝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箇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昇而縋之墻外天將曉憇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述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番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現形謹圖形上進因敕諸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鍛工之女爲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鉗缺其左耳縱之去輕薄子作賦謹之內一聯云君子將有爲也載寢之牀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吃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艸著底是艸鞵吃底是鹽又云慈溪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牀上無蘂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鄭景望紀聞云乖崖師蜀時入蜀者不挈家給澣濯紵縫二人乖



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于是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感夜語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它日置酒公猶却之妓使忽進元肅公此說未然某向見郭德正言却有理張帥蜀時新有變爲帥守者不許將官家擇處子十人執院級紅之役張始不肯用旣而恐不便于後政遂留之執事一年將歸悉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爲帥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者酒罷留之私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你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過名謁見求芘覆矣公

入久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女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段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余意此皆近世所傳恐不得實乖崖清獻而未免剛制它人獨奈何哉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迹一總轄語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獼猴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乃令獼猴由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愚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奸盜之魁桀

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盂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刀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衆以是得之

朱謙之云婢名難得雅馴者常欲命庖者曰家常隨宜爨者曰浙玉擁篲者曰無塵侍更衣者曰抱衾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之外廷語卿爲秤鎚有諸對曰秤鎚難小斤兩分明上領之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常薦之景盧爲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垂哀告彼曾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爾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行軍法何伯壽奉命治其事岳語何曰如此招子某不到得死何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清官此事得于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游朱晦翁門公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能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于時胡閔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王中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游必舉連生二女作湯餅王必與席至于三慚不招客王贈詩曰數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何不見

招但願君家常弄瓦弄來弄去弄成窰

建寧府有解魁謝太守啓云賈誼作秀才諸生無出其右韓信拜大將一軍皆爲之驚百戰百勝君無務已試之功三沐三薰予將有善後之請

俗以湯之未滾者爲盲湯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其未滾者無眼所語盲也

說郭卷第三十一終